

● 学术小品丛书

燕口拾泥

文学的『意思』

听风楼书话

话说《金瓶梅》

秋天的独白

评论的评论

异学杂著

梨园风景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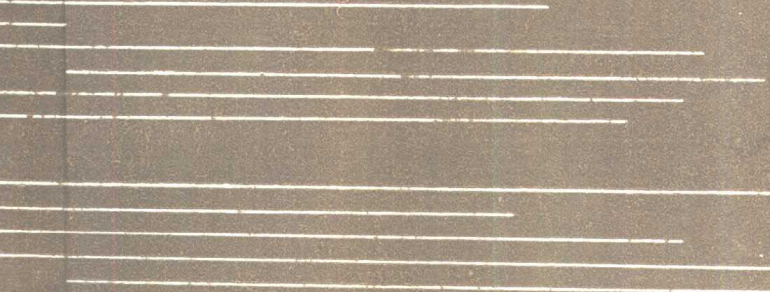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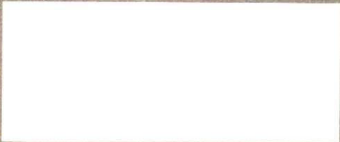
西洋镜语

书里书外

西洋镜语

苏炜





西洋镜语

苏炜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庆西
封面设计 池长尧

西洋镜语

一个留学生的札记

苏 炜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42 印张4插页2 字数68000 印数00001—11000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073-1/1·72 定 价：0.75元

“学术小品”丛书编辑旨趣

前人治学，讲究义理、考据、辞章。现在看来，三者依然不可或缺。最近十年间，国内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发展迅速，至八十年代中期已呈现两大趋势：一则谈问题着眼于所谓大文化的实际背景，不囿于学科樊篱；一则注重文体实验，故文章自身的趣味性，又得以强调。

本社编辑、出版“学术小品”丛书，乃势所驱使，旨在扬励学术，改善文风，同时兼有普及与提高两方面的愿望。

普及与提高的统一，落实在文章里是趣味性与学术性的结合。编辑者认为，当今理论界于学术性和趣味性的结合上，有所偏失。一些新近问世的学术著作以营构体系，做高头讲章为事，与读书界否隔日甚。前人有曰：文章贵在

情趣，此言甚喜。在目前情况下，倡导学术趣味，而不求诸所谓“系统”或“深度”，未尝不是一种开拓。

这套丛书以文学、艺术为主，也涵纳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文史话题。至于治学方法与著述风格，自然以多样为好。作者学术观点，自是一家之言。是非正谬，见仁见智，读者自辨。

丛书将分辑出版，每辑十种，迤逦相续。区区小品，以期蔚为大观。

1988年3月

前 记

记得哪一位海外学人说过：到美国三个月，可以写三本书；呆在美国三十年，反倒难以举笔为文了。——诚哉斯言！我来到美国，不止三个月，不足三十年，恰在三五年之间。头一阵新鲜感的冲击已被岁月销蚀，生存、求学的压力更累得人仰马翻。虽然一枝秃笔仍旧时时作痒，仍旧喜欢动点怪念头，发点怪议论，却是委实拿不出“写三本书”的豪兴来了。国内友人们却勤于催问：喝了这些年洋水，从太平洋喝到大西洋（留美数年，求学生涯恰是从太平洋边的洛杉矶直到大西洋畔的波士顿），总该亮一点“西洋镜”里的光景瞧瞧吧？更有域外某侨报编辑，热心开了专栏，指名道姓，命题作文，限期缴卷的。慢了半拍，域外风光见闻、上天入地的新鲜之类，怕是早被“三本书”们写光净尽了。迪斯尼、自由神、联合国、纽约

四十二街等等，怕是读者也早已看腻了吧？

“留洋”其实是一枚文化的苦果。又何妨写写自己作为一个异乡人在咀嚼其问时的酸涩、苦楚、郁闷与烦恼，以及由此而来的乡愁、乡思、乡怨、乡怒——种种种种的“边缘人心态”呢？坐在北京的四合院里纵谈“东西方文化碰撞”很可能是一种风雅；这些“洋插队”的留学生们却是用自己的脑袋瓜儿去“碰撞”的。有“碰”得眼冒金星，惶惶失措的；有“碰”得愁肠满腹，涕泪横流的；有“碰”得迷了本性，忘记了老爷子姓甚名甚的；也有“碰”得羽化成仙，历尽天堂妙处，或者为着种种因由，不小心一头“碰”死了的。当然，“碰”得十指连心，痛定思痛的更有人在。说“大彻大悟”不敢，说“小思小得”却无须自谦。我的留学朋友们中间，大多数确是这样一群有心有意去“碰”，而又不卑不亢去“取”的人们。我在下面这些家长里短的文字中间，敢于向我的读者们剖示自己的心迹，历数一“碰”之下留下的种种瘢痕；或许正因为，我承受着大洋彼岸透过烟波风云向我倾泻而来的目光。这目光在问我：栽着跟头走过来的，你

说“人话”了么？

我曾在一篇内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：
“每一个社会都会有其内在弊端的。好在咱们‘留洋’的目的，并不是为了出来挖人家的疮疤，而是为着‘窃火’——‘窃’一切可用之‘火’。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，镜己之短，补己之缺。”写下这段话，我忽然发觉与自己笔记本中记下的另一段话非常近似，却又迥有别意（或许潜意识里确是受了它的“传染”？）——那是源自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：本世纪初美国一位大律师丹诺的《丹诺自传》。那段话，是丹诺对于当时著名的“娄伯里波路罪案”的辩护词：

每一个新观念都会有其后果的。每一个宗教的教条都会创造牺牲者的。每一种哲学都会带来痛苦与死亡。每一种新机器，在服务世界以前先要轧死几个人。没有任何一条铁路上没有血迹。没有任何一座大楼没有摔死过工人。是的，没有任何的理想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。我想找出个中的原因，我想诚实地找出其中的原因。我尽量用我所知的去找那个中的原因。我只能说，这两个孩子是不能负全责的。……

——我却想用这一段雄辩的说词去为自己后面的“胡言乱语”作辩：本书不属于那种“十全大补”式的批评文字。请读者原谅我的为文匆促，立论疏陋，偏颇、偏激以至“出言不逊”。同时也希望编辑的铁笔不要抹平磨尽了行文间可能有的火气、棱角和“情绪化表现”。不但因为，那里面留下的其实大多是用“脑袋瓜”“碰撞”出来的疤痕血迹——没那个“干净漂亮”的福气；而且你不觉得，让诸位掏腰包看这“西洋镜”里的光景，字行间要全是“便秘”式的神情或者“男旦”式的声腔，不是——太屈了么？

1987.12.1 于京郊双榆树

目 录

前 记	1
第一个 Shock (震撼)	1
——关于 try (试着干)	
生存的“踹”与“揣”	8
——关于 try 之二	
第二个 Shock	14
——关于 truth (真)	
的话题	
在“真”、“信”、“达”之间	19
——关于 truth 的话题	
之二	
“破天荒”一二	26
想起了“三令五申”	32
一个美国教授的“忧患	
意识”	37
——兼记我的教授埃兹	
拉·沃格尔(傅高义)	
关于“横比”	43
厨房里的哲学	48
——对一种“生存常	
态”的思索	

目 录

纽约的困惑 ——关于“判断标准” 的思考	56
有感于美国的中国学 研究 ——哈佛大学费正清 东亚研究中心一瞥	65
“康桥夜谭” ——哈佛大学华裔学人 学术沙龙侧记	72
华尔森、格拉斯与先锋 派戏剧 ——关于现代艺术的 “胡言乱语”之一	84
在基本问题上重新发言 ——关于现代艺术的 “胡言乱语”之二	98
从一开始就全部解决 ——关于现代艺术的 “胡言乱语”之三	110

目 录

在“动态结构”中寻找 “恒态机制”	118
——关于现代艺术的 “胡言乱语”之四	
假设的假设：爵士乐、京 剧、“空间”与“数”	130
——关于现代艺术的 “胡言乱语”之五	
后 记	144

第一个 Shock (震撼)

——关于 try (试着干)

海外留学生们喜欢谈论“文化震撼”(Culture shock)，说的是乍到异域所受到的文化、观念、习俗等等方面的冲击所带来的不适感受。对于我，踏上美国后第一个强烈的 Shock (震撼)，就是这个在此地处处可闻的英文字眼：Try——试着干。

我是在新学期开始前夕赶到美国的。几天时间内，新生入学的找房子、注册、办健康保险等等，好歹在朋友的帮忙下办妥。可一到选课我就抓了瞎：从小学（不，应该从托儿所开始）到大学，我们所上的课都是老师或“上头”给安排好了的。该读什么书，必修什么课，你可以偷懒、怠课甚至逃学，却从来不需要自己动脑筋去“选”。面对着一大厚本的洛杉矶加州大学(UCLA)本年度全校各系课程表，一时象陷进了无涯的汪洋大海。别说课程内容、深浅、好坏，我连

课程表上那些名目繁多的字母、号码、英文缩写一概看不懂。硬着头皮去问系里的秘书，笑脸后扔过来的就是这句话：“Just to try it!”（只管去试试！）腆着脸再问负责管理研究生的教授，仍旧是它：“Try it!”最后怯生生地问到自己的中国同学，得到的回答还是这个夹在中文里的字眼：“你自己去try吧！”

好——try。倒一点不假，在开学后的头一周（研究生还可以延长），你真可以胡乱“try”一气，尽管去试听你可能选择的任何一门课（包括与本专业毫无关系的课），不合适的拍拍屁股便可以走。只要不发声扰乱课堂，中途退堂一样可以，一点儿也不必看老师或什么人的眼色。我是拥护这种老师、同学皆大欢喜的“试课制”的。——不过且慢，待我“试”定了课（第一学期不敢多选，一门大课，一门小课——即 Seminar，讨论课），头痛的事情开始接踵而至了。别的先不说，几乎每节大课，任课老师总要腾出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要求学生提问题。大课以外的 T. A.（助教）辅导课，主要内容也是要求学生提问题，T. A. 再加以解

答。同学们踊跃发问，每次点到我头上，讷讷地只会回答一句：“I don't know.”不知道也不行，老师微微一笑：“Just to try it!”——耳热心紧。不是无问题可问，而是从来没有过这种当众向老师提问题的习惯。轮到上小课就更够呛。所有“Seminar”都是研究生的课，每周读完一批阅读书目，指导教授就要求你“提出自己的见解(idea)”。几次照本宣科或者东凑西拼都被中途打断，“用你自己的思想说话！”每到写paper（读书报告或学期论文）时就更致命。教授一再要求你完成从“观点”(idea)到“系统”或“体系”(system)的过程，并且强调：本科生讲清一个自己的“见解”(idea)就可以得“A”，文科研究生却必须“试着拿出你自己的体系——系统(system)！”

“idea”和“system”之间就存在着“学习”(learning)和“研究”(research)的区别。“要用你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别人的思想去表述你自己！”——老天爷，“思想”！“体系”（就算“系统”吧）！此等伟岸的字眼，岂是我辈者流可以冒犯、可以僭居的？从小学三年级学记第一篇日记开始，我们写的就是

“听毛主席的话，做毛主席的好孩子。”长大了写作文，写检讨，写揭发，写雄赳赳气昂昂的“推翻旧世界”的批判文章或者写“胜利凯歌冲云霄”的表扬稿……我们笔下顺着出来的常是报纸社论的文字，错了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一种亵渎，我们何尝“表述”过什么“自己的思想”？更毋论“自己的体系”！（饶了我吧，连想一想都是有罪的呀！）——那还是国门乍开的八十年代早春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还处在一种劫后尚存的余悸与迷茫之中（我们许多人当时除了课外打工，唯一的“业余活动”就是在饭桌上辩论“优越性”话题，最后甚至不得不“护短”护到“文革”上）。在我，实实在在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“思想”的习惯，以为在文章里、发言中写上“我认为”，“我的看法”，再复述、发挥一下书本上的观点就算是“自己的思想”了。可是不行，教授说你“缺乏思想的训练”，非得要你“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，用思考出来的结果来表述”。连“目录学”课这样必须引经据典的课程，也要逼得你在各个经典的索引之间找出内在联系，去构架你自己对“目录学”

认识的“体系”。每当语无伦次、辞不达意之间，听到的还是这句话：“Just to try it!”

每周一大摞的阅读书目，便带来每周一次轮回的“思想”的惶惑。叫苦不迭：难哪，人，怎么竟然每周都需要生产“自己的思想”？我忽然发觉，自己也号称是国内某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，某某凤毛麟角的“协会”会员，如今竟然一下子变得不会“思想”，捋不出、榨不出自己的“思想”——也许，活了三十年，压根儿从来就没有顶顶真真地“思想”过？或者，只知道名词意义上的“思想”（如“××光辉思想”等等），而从来不知道还有动词意义上的“思想”，能动的、自在的“思想”！老天爷，“我思故我在”——“文革”中这根“稻草”（“文革”术语也）就已经背得滚瓜烂熟，可是，“我”，真正的“在”过么？……惶惑，自卑，好强，“不甘”（“不甘”这样一种情感，只有经历过留学生涯的人才体味得真切）。看看身边的美国同学，或者其他显得“轻车熟路”的外国同学，一个个“表述自己”时显得那样自信、潇洒、雄论滔滔，我们“大陆学生”总显得比别人